



光融作品讨论辑

遵义市作家协会

龚光融作品讨论辑

GGRZPTLJ

遵义市作家协会

主 编:司马赤
封面、版式设计:卢洪绪
编 务:杨小青
罗昭荣

目 录

主观感觉与客观写实的融合·····	李宽定(1)
并非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曾敏华(13)
对龚光融作品的比较研究·····	秦家伦
枝抽叶长,别具一格·····	艾筑生(19)
做一个大写的女人·····	曾祥铨(26)
失落的女性追求·····	彭晓勇(36)
十九岁的落伍者·····	王 刚(47)
魂兮,归来!·····	华 奚(56)
在心灵的隐秘处掘一口深井·····	苑坪玉(61)
微澜与涟漪的表层描摹·····	郑华勇(71)
龚光融作品漫议·····	张时荣(77)
无 题·····	蒋 冀(82)
贵在开掘·····	毛有为(93)
谨以此向朋友们致意·····	谢尊修(98)
编后乱弹·····	龚光融(102)
附:菩提本无树(中篇小说)·····	司马赤(107)
归(短篇小说)·····	龚光融(115)
	归(短篇小说)····· 龚光融(161)

主观感觉与客观写实的融合

——读龚光融的小说兼论文学创作中的婚姻与爱情

李宽定

龚光融不是黔北人。对于埋藏在黔北那片泥土里的可爱与可怕，她未必就真的懂得了。但是呢，她毕竟在黔北生活了这许多年，对于根植在那片土地里的传统文化、以及这传统文化所熏陶出来的那种特有的心态，她却深深地感觉到了。

从 86 年的春天发轫，到 87 年的夏日，她一共发表了十一篇作品。这些作品，时而幽默，时而尖刻，时而沉郁又时而悲怆。但是，不管是慷慨悲歌还是浅吟轻唱，都总是切着她自己面对生活的某种感觉来的。小说怎么写，这原无定法，编织他人的故事或者陈述自己的感觉，都无所不可。通过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写客观世界，这不是从龚光融开始的，她只不过一下笔就从自己面对人生世事的切身感受开始；写得虽然还有些嫩稚，但却充溢着一派生机。



文学创作离不开想象。

文学作品要启动读者去想象，需要先给读者某种感觉。只有能让人感觉到而又不是一目了然的作品，才能使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龚光融的小说，淡化了她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真切地写出了自己面对客观世界的那种主观感觉。

我读龚光融的小说，不光能明显地感觉到她面对人生世事的时候内心深处的那点儿惆怅、那点儿忧郁、那点儿悲哀。而且，还能想象出她所写出的和没有写出的人生世事来。

她有一篇《梦》（《山花》86年11期），真象一个梦：读起来忽东忽西，云里雾里，似不知所云。好在有那么点儿魅力非叫人把这梦做下去不可。（按：不然，这种仿佛很“现代”的东西，早被《山花》的编辑们退稿了。）

小说读完了，梦也醒了。大梦醒来，仿佛心里全明白，又好象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感到沉沉的、酸酸的，怪难受，真他妈想大骂几声！你想想看，一个女孩子，远离亲人，孤单单的在那么一个“黑洞洞的仓库里，老鼠在枕头上跳”。外面呢，又“下着雨，风把门摇得吱吱嘎嘎地响”；“油灯象鬼火一样幽幽闪烁。梁上吊下来长长的黑影，在墙上晃来晃去。”她怕夜、怕鬼，更怕那个象鬼一样的男人——“隔壁那个扯疤眼的男人，常常蹑手蹑脚从门缝、从窗口往屋里看”……

突然间，“哗啦啦一声响，瓦片从屋檐上落下来”。她怕极了，吓死了，拼命地叫喊：“有人在房子上”

虽然，明天我就要上大学了，可得熬过这最后的一夜，妈妈！我叫你，使劲叫，你能听见吗？可他听见

了，在田坎的那边。他踏着泥泞赶来在门外叫开我的门。我看雨地里，他戴着斗笠……妈妈，我没有让他走，那最后的一个晚上。

那最后的一个晚上，她留下了他，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怕？不管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怕，都是同样的悲哀。然而，更为悲哀的，这才是一部新的漫长的人生悲剧的开始。

第二天，她怀着新的希望也怀着新的生命走了，离开了那个她一辈子也不愿再去又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仓库。但是，当今的中国大学校园又怎么容得下她？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尽管后来她终于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也只有“在小屋里挂上了沉重的窗帘。”“在窗帘后面送走一个又一个的黄昏。”伴着她消逝青春与完结生命的，是一场梦，过去的与未来的。

过去的永远地过去了，但是，笼罩在人心上的那一片梦一样的阴云却久久地不能飘散。未来的呢，又迟迟地不来，而又不能不等待，等待着那不知道是幸福还是痛苦的一点儿茫茫的希望。肩着痛苦又怀着希望的女人。是很容易受到诱惑的。看见别人家的小女孩，她心上就会生出一阵难言的隐痛，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冰冷的夜晚，从窗口扔出去的”……那一个。

要是……

也许……

天爷，在我们中国，哪怕就是在今天，这也是哑巴吃黄连的大不幸。你心里就是再苦，却不能说也不敢说的呀。就是哭，也得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躲进被窝里去才行。这是怎样的悲哀！而一个弱女子，就守着这么一份忘不了丢不开象梦魇一样

的回忆打发日子，这日子本身就是一个恶梦……

当然，这不过是我读《梦》的时候的一种感觉一点联想罢了，在龚光融的小说里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传统小说所要求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和情节完整的故事，龚光融的小说里没有。她的小说里，只有切切实实的人生。不过，读完这篇《梦》，我心里倒有了一大本完完整整的故事——读她的小说，用我的想象，自然，这离不开我自己的阅历以及我自己对人生、社会与文学的认识和体会。

真正好的作品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林妹妹。能诱导读者与自己共同创作，这才是高手。龚光融自然还不是大手笔，但出手就不凡；她所迈出的第一步就足以使人振奋：

黔北又出了个龚光融！

有人说龚光融的小说写得不具体，有点儿“朦胧”。

如果用传统小说的标准来衡量龚光融的小说，这批评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呢，如果文艺批评永远固守传统标准这样一个尺度，创新又从何而来？况且，就“具体”而论，可以是某个人，某件事，也可以是某种感受。描写具体的客观世界和陈述具体的主观感觉，同样是文学的天地，何必厚此薄彼？

编故事的长处在于引人入胜。

写感觉的魅力在于读后的沉思默想。

塑造人物，编织故事，叙述自己的主观感觉，同样地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体验。生活虽然千变万化，但到了作家们的笔下，却万变不离其宗，不外乎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只要读十本武侠小说，读十篇爱情故事，看十部“干预生活”的电

影或电视剧，就不难发现：天地之间，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一旦“具体”了，也都差不多！古往今来，夫妻之间都难免吵架；吵红了脸，男人就忘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女人打不过，把孩子往男人的怀里一放就往娘家跑。接下来自然是鸡飞狗跳，男人唉声叹气愁眉不展；最后，只好抱上因照看不周生了重病的孩子去老丈人家把妻子接回来，一天的乌云也就散开了。作家与编剧的功劳，就是把这个非常“具体”的故事，用到土地改革中去表现公与私的冲突，用到农业合作化中去表现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如今又用来表现改革与守旧之水火不能相容。好在是花开一度红，这些描写得非常具体的文学大都生命短促，而我们中国人又非常的善于忘却。不然，回过头去从故纸堆中把以往三十年的作品一齐翻将出来，只怕那时候倒真的有点儿“朦胧”哩！朦朦胧胧的搞不清作家们是怎么回事儿！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奶奶、妈妈、嫂嫂，全都是一个章程：作家一套笔墨，女人一个样子。当真是遗传么？

文无定法，并非写人记事才叫具体，也并非具体地写人记事才叫好文章。

其实，通观龚光融的几篇小说，写得是非常“具体”的。只不过她没有具体地铺陈故事刻划人物，而是把她面对人生世事的那种感觉，有声有色地叙述出来，叙述得非常非常的具体。

有一篇《云层外的月亮》（《山花》86年5期），所写的不过是一个非常陈旧的故事：一个家庭生活不幸的女人爱上了一个已经有了妻室的男人，几经周折，两个人终于各自离了婚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新的家庭；婚后才发现这新的婚姻给他们带

来的并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幸福。

这样的故事，无论是在生活里还是在文学中，都实在是屡见不鲜。但是，龚光融面对这屡见不鲜的故事的那种感觉，却是那样的深切，那样的细腻。一点儿淡淡的哀愁，读来使人忧伤，为主人公，也为自己。为本能和世俗的驱使，人们去追求，去恋爱、去买卖，最终男婚女嫁成了家，完成了一桩终身大事。在短暂的满足之后，接下来便是失望、怨恨、争吵或者冷漠。而后，不是在麻木中了此一生便是在痛苦中另寻出路。婚姻的幸福，家庭的和谐，全然不是象专门指导人生的道学先生们所说教的那么回事儿。指望“志同道合”就能婚姻美满，除非你不食人间烟火。当然，志同道合是要的，但长期为油盐柴米所困扰的人，是难免不生出些怪僻来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恐怕也很难老是心平气和地商量到哪里去借钱来给孩子交赔偿费。志同道合，这是人们的理想。古往今来，人们就用自己的这种理想去解释别人婚姻生活的幸与不幸，就象一把万能的金钥匙。其实，真正具体到每一对夫妻，那可是要具体得多的呀！没有精神的结合，没有物质的保障，没有性生活的和谐，婚姻家庭的前景，不是夫妻在相敬如宾的做作掩盖下靠“忍”的美德维持，便是在相残之后解体。

出于道德或压力维持一个本来应该解体的婚姻家庭，这是一种为社会所默认为的杀人或自杀。社会有她自己的进程，为了维护她自己的秩序，她必定要剔除掉在她后面的糟粕！也必定会剪除跑到她前面的精英！这是无数婚姻悲剧的根由。

在我们中国，婚姻，从来都不仅仅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即使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家庭的顺利解体，也并非就一定是幸事。能敢于正视这一点，并且敢于把自己正视的这一点忠实地

写出来，尤其是在当今，这需要勇气，更需要真诚。

龚光融在《云层外的月亮》里不仅写出了这一点，而且还写得非常具体。

想想看，一个婚姻生活非常不幸的女子，下了班回来，挺着个大肚子还要洗全家老小的衣服。丈夫呢，就“捧着书本歪在沙发里，半天都不见动一下”，说不清他是在看书呢还是在做梦。但是，她却不敢喊他，因为婆婆就在隔壁。她对这个家庭，对自己的丈夫还有多少好感？人都有感情，人的感情都需要寄托。孩子生下来了，过去整个儿属于丈夫的爱情便一分为二，一半转移到孩子身上去了。

生下小三，屋里更挤了，她与丈夫实际上已经分居。每当夜深人静、丈夫一下挤到她和孩子们的床上，热哄哄的嘴凑上来时，她便感到厌烦，总是故意弄哭睡熟的孩子。

夫妻之间，情薄了，倘还能保存欲的满足，这不幸的婚姻尚能不幸地维持。如果连最后的纽带都断裂了，再要维持这空有其名的婚姻，恐怕就难了。然而，只要夫妻之间还没有翻脸成仇，社会就要千方百计地保存这个不幸的婚姻家庭。

社会自有她的道理，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确是无辜的。无辜的孩子降生在不幸的婚姻家庭里，一方面加快了夫妻之间爱情的消失，另一方面又牢固了没有爱情的夫妻关系。靠孩子维持婚姻家庭的存在，这是多么的不幸。然而，这样不幸的婚姻家庭在我们中国又有多少？在这样不幸的婚姻家庭中，夫妻之间由于对情的失望再加上欲的

不能满足，就难免不相互冷漠而各自心怀幽怨。到了这一步，也就难免不在保持着夫妻关系的同时又偷偷地另寻爱情的伴侣，这便产生了所谓的“婚外恋”。

婚外恋是一种情与欲的燃烧，是一种象火一样的热情。这种热情一旦被引发，双方都将在极度的冲动中被烧伤；冷却之后，就各自带着伤痕分手。因为，这是一种道德的沦丧，也是一种对不合理婚姻的反叛。所以，尽管由本能驱使着，又有怨恨支撑，双方还是摆脱不了社会和习俗的强大压力，以至幽会与偷情，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极度的冲动和高度的紧张。而这种极度冲动与高度紧张的情欲，不是使人失望，就是使人疯狂。因失望而退却，留下终身遗憾却避免了一场灾难，并且还保住了“做人”的权力。但是，燃烧起来的情欲得不到满足而使人疯狂起来，不顾身败名裂也要离家出走以求永久的结合。那么，这永久的结合从新婚之夜就开始了内疚、失望和悔恨。情人都是浪漫的，而夫妻却很现实。无情的现实，破碎了多少有情人浪漫的梦。就正如龚光融在《云层外的月亮》里所写的那样。

与《云层外的月亮》同期发表的，还有她的一篇《远方的树叶》。

《远方的树叶》同样是一个平淡无奇而且古老陈旧的故事：两个相爱的青年，男的因为上了大学而逐渐地淡忘了女的。这样的爱情悲剧，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文学里，我们见过有多少？同样的指责，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文学批评，我们又听过多少？从包拯斩杀陈世美开始，“喜新厌旧”，就成了人们反对这类婚姻爱情悲剧的最简单也最有力的传统理论。在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的过去，这理论保护着柔弱的女性。在男女平等

的今天，这传统的理论仍然象母鸡似的把女性护在腋下，既保护着柔弱的女性，也保护着女性的柔弱。因为不准“喜新厌旧”，婚姻家庭便有了安全感，便可以心安理得地依靠在丈夫身上过日子，不求更新，亦不图自强。安全感与依附感，使得柔弱的女性心安理得地柔弱下去。最终，不是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抛弃，便是把心地善良的丈夫拖入坟墓。

《远方的树叶》写的是一个陈旧的爱情故事，但是呢，作者关照这一人生悲剧的观念却是全新的。从一个失恋的女孩子在痛苦中自强更新的角度，对千百年来用以评判婚姻爱情悲剧的“喜新厌旧”这一传统的观念作了新的剖析和评价。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们早已承认了“喜新厌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人们不是这样的为自己的某种失意开脱么？“衣是新的好，人是旧的好”，为什么人就一定是“旧的好”呢？被老朋友所出卖所坑害的不是也很多么？就天性而言，人本来就不乏喜新厌旧的一面。如果不是因为有喜新厌旧这么一点儿天性，恐怕人类也不会有今天了。弓箭不是已经比新旧石器都强多了，何苦再发明猎枪？已经有了长袍马褂，还别出心裁地搞什么时装展销？新的会陈旧，旧的会淘汰，更新的必定会在淘汰陈旧的过程中产生。人类自身的发展，证明了事物发展的规律符合人类的利益。其实，何止是“物”？就是在“情”的领域，人也是“喜新厌旧”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包拯斩了陈世美之后，还会有那么多不怕死的人继往开来，劳累妇联的同志成天为被抛弃的弱者鸣冤叫屈打抱不平了。事实上，青春会消逝，生命会完结，爱情就当真能海枯石烂永不变么？小情人骑上自行车跑到老远的地方去躲开人拥抱接吻，老夫妻就是在安静舒适的房子里也不会有伸脚动手的情致，这是过来人都

知道的。随着蜜月的结束，恋人之间的那种爱情的冲动，由于对异性神秘感的消失和性生活的满足，便逐渐地平静下来，最终将让位于理解、宽容和体贴；花前月下流连忘返的那种情趣，也最终因为忙于孩子的入托或升学这样一些使人烦恼又必不可少的琐事所败兴。在我们中国，在今天，成功地将婚前狂热的爱情转变为婚后深切的友谊，这是婚姻的一种保证。这样说，仿佛是在印证“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论点。不，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但婚姻所要求的却不仅仅是爱情。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太过份；但如果期望蜜月之后还能长久地保持恋爱的时候那种使人浑身颤栗的甜蜜爱情，结果必然失望。

对爱情的失望，便是婚姻失败的开始。

不准喜新厌旧，作为条令，这不光抑制了不讲道德的坏人，同时也庇护了不求进取的懒人。只有承认人对爱情的需求，同时也强调人所承担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倡导一种必要的牺牲精神，这才是解决当今大量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家庭问题的令人信服的作为。不承认人的正当需求，想靠空泛的道德说教和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好不了同床异梦的夫妻。

鉴于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目前的社会经济水平，在解决已经存在的婚姻家庭问题时持慎重甚而保守的态度，以减少更多的人的不幸，这在今天是必要的。社会有权要求夫妻之间为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作牺牲。但是，我们却不能也不应该强迫恋人之间在已经失去了爱情之后，还得用婚姻来偿还过去对爱情的许诺。失恋，对于人生是一种不幸，但如果从婚姻的角度看，难说这不是一种不幸之中的万幸呢！并非所有的爱情悲剧都可以纳入伦理道德这个主题。环境变了，人也会变。没有一辈子都喜欢玩“办家家”的人。人要长大。人长大了要

变,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男子离开了农村上了大学会变,女子进了城当了几年保姆也会变。一个老山沟里的青年进入城市上了大学,广泛地接受了现代文明而不产生变化,这并不正常。环境变了,人变了,差距拉开了,如何对待往日的爱情,这不仅是对人的检验,同时也是对往日的爱情的检验。应该说这是恋人们自己的事情。不适当的同情心与正义感,偏向失败的弱者也偏向弱者的失败。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爱情已经失去了,再用道德观念强行把两个已经分了心的人拴起来,捆绑成夫妻,这种正义的胜利,结果是又制造了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家庭,创作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悲剧。

龚光融是同情弱者的,她站在那个卖扣子的姑娘一边。但是呢,她毕竟是站在八十年代看问题的。她同情弱者,却没有同情弱者的失败。她并没有把这部属于个人情感的悲剧牵强附会地搬到社会的舞台上去,请出妇联的同志来充当包青天,重演一出《铡美案》。失恋是一种不幸,在处理爱情纠纷的时候抑强就弱这同样的不幸。差距拉开,往日的爱情成了一个使人碎心的回忆。承认这是一种不幸,同时也承认这种不幸是一种必然。敢于正视这种必然,这更需要勇气,也更需要真诚。泪水浇不开已经枯萎了的爱情的花朵,空泛的指责和无可奈何的叹息也安慰不了失恋者破碎了的心灵。自尊与自强,这就是龚光融所告诉那个不幸的卖扣子的姑娘的。这算不上金玉良言,但却饱含着她对不幸的弱者的同情和对弱者的不幸的幽愤。

文章写到这里就该打住了。但是呢,龚光融却没有打住,她又朝前走了。一篇《瞬间》,一篇《亲爱的们》,无论是对题材的开拓,还是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又开生面。细读这两

篇新作，不难发现：《瞬间》比较地接近了“正宗的”黔北文学；而《亲爱的们》呢，则较多的步了目前流行的“现代”小说后尘。两篇新作各有成败。但倘若以这成败重论龚光融，则为时过早，这毕竟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现在可以论定的，是她没有满足自己，这就是成功的希望！一个作家，要有自己，又不能固守自己，只有在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中，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

（本文原载《山花》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并非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读《菩提本无树》

曾敏华
秦家伦

读龚光融的《菩提本无树》，令人感到有一种凝重沉郁的意味。这位近几年才在贵州文坛上初露头角的女作家，以其女性的敏锐观察和细腻的艺术感觉，通过一个女子的心理的折射，反映了社会的一角和人生的一幕，从而让读者体味到了特殊的感受和魅力。

如果说契诃夫的《草原》是“发香的、轻快的，并带有一种纯粹俄罗斯味的沉思的忧郁”（高尔基语）。那么《菩提本无树》所呈现的则是一种苦涩的、带着妇女的解放渴求、庇护渴求与温暖渴求的心灵深处的呼唤和呐喊。作家的忧郁，正是妇女对自己身上沉重束缚无力抗争的忧郁，也是希望妇女摆脱旧社会桎梏而一时不能实现的忧郁。因此，这篇作品，意在暴露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弊端，它借一个心灵被扭曲了的女人的心理活动，揭露出周围社会